孔子集語

孔子集語卷十

山東督糧道臣孫

論政九

尚書大傳子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寡宥老幼不肖無告有過必赦小罪勿增大罪勿纍老弱不受刑有過不受罰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剋不赦有過謂之賊逆率過以小謂之枳故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與其增以有罪本無以字據御覽六百五十二削寧失過以有赦

尚書大傳孔子如衛人謂曰公甫不能聽訟子曰非公甫之不能聽獄也公甫之聽獄也有罪者懼無罪

者恥民近禮矣

尚書大傳 子曰聽訟雖得其指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折獄

尚書大傳 子曰吳越之俗男女同川而浴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內外有分男女不同椸枷不同巾櫛其刑重而勝由有禮也語曰夏后不殺不刑罰有罪而民不輕犯死罰二千饌 未句據史記平準書索隱引補

尚書大傳 子曰今之聽民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民者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之道乃刑殺君與臣會焉 聽民漢書刑法志作聽獄

尚書大傳 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其

教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也今也反是無禮而齊之以刑是以繁也書曰伯夷降典禮折民以刑謂有禮然後有刑也又曰茲殷罰有倫今也反是諸侯不同聽每君異法聽無有倫是故法之難也

後漢五行志注引尚書大傳鄭注

孔子說春秋曰政以不出王出不得爲政則王君出政之號也

韓詩外傳二

高牆豐上激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則崩必先矣草木根荄淺未必撅也飄風興暴雨墜則撅必先矣君子居是邦也不崇仁義尊賢臣以理萬物未必亡也一旦有非常之變諸侯交爭人趨車馳迫然禍至乃始憂愁乾喉焦脣仰天而歎庶幾

乎望其安也不亦晚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
嗟乎雖悔無及矣

說苑建本 豐牆墝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壞必先
矣樹木淺根荄不深未必橛也飄風起暴雨至拔
必先矣君子居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
亡也然一旦有非常之變車馳人走指而禍至乃
始乾喉焦脣仰天而嘆庶幾焉天其救之不亦難
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

韓詩外傳二 傳曰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
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
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樂哉今日之騶也至於顏

淪少衰矣馬知後有與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正而敬其事知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其人之使我也至於顏淵而衰焉馬知後有與而重之知上有人而長之馬親其正而長其事知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騶來女不騶彼將殺女故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二

傳曰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害於粢盛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仁齋戒不修使民不時天加以災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孔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矣弟子曰何謂

孔子曰昔桀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王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過而改之是不過也宋人聞之乃夙興夜寐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歲年豐政平

韓詩外傳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曰由恭敬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甚易（此二字本脫據文選藉田賦注引補）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其民不偷入其庭甚閒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

韓詩外傳 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之所

以治之者對曰不齊時發倉廩振困窮補不足孔子曰是小人附耳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據說苑脫一句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乎不齊爲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

說苑政理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丘所以爲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

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大戴禮子張問入官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爲難也子張曰安身取譽如何孔子曰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措已過勿發失言勿踦不善辭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行此六路者則身安譽至而

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墮怠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者事之所以不成也歷者獄之所由生也君子入官除七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城而公治之精知而略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而進是利而除是害而無求其報焉而民情可得也故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量之無狡民之辭養之無擾於時愛之勿寬於刑言（若一作）此則身安譽至而民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官所見邇故明不可蔽也所求邇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譽

至也法象在內故不遠源泉不竭故天下積也而本不寡短長人得其量故治而不亂故六者貫乎心藏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則身安而譽至而民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官不治則亂至亂至則爭爭之至又反於亂是故寬裕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柔之而民自得也已故躬行者政之始也調悅者情之道也善政行易則民不怨言調悅則民不辨法仁在身則民顯以佚之也財利之生徵（一作微）矣貪以不得善政必簡矣苟以亂之善言必聽矣詳以失之規諫日至煩以不聽矣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為故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民之表也邇臣便辟者

羣臣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誓表獘則百姓亂邇臣便辟不正廉而羣臣服汙矣故不可不慎乎三倫矣故君子脩身反道察說而邇道之服存焉是故夫工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齎材賢君良上必自擇左右始故佚諸取人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治事故君子欲譽則謹其所便欲名則謹於左右故上者辟如緣木者務高而畏下者滋甚六馬之離必於四面之衢民之離道必於上之佚政也故上者尊嚴而絕百姓者卑賤而神民而愛之則存惡之則亡也故君子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恭有本能圖脩業居久而譚情邇暢而及乎遠察一而關于多一物治

而萬物不亂者以身爲本者也故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達諸民之情既知其以生有習然後民特從命也故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莅民不臨以高不道以遠不責民之所不能今臨之明王之成功則民嚴而不迎也道以數年之業則民疾疾則辟矣故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統元本作紞纊塞耳所以弇聰也玉篇引作紞[illegible]充[illegible]冠塞耳者則紞借說之誤故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故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以其善以赦其過如死使之生其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故惠者政之始也政不正則不可教也不

習則民不可使也故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者莫若先慮其內也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欲民之速服也者莫若以道御之也故不先以身雖行必鄰矣不以道御之雖服必強矣故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矣外內不相應則無可以取信者矣四者治民之統也

大戴禮千乘公曰千乘之國受命於天子通其四疆教其書社循其灌廟建其宗主設其四佐列其五官處其朝市爲仁如何子曰不仁國不化公曰何如之謂仁子曰不淫於色子曰立妃設如太廟然乃中治中治不相陵不相陵斯庶嬪遵遵則事上靜靜斯潔

信在中朝大夫必慎以恭出會謀事必敬以慎言長幼小大必中度此國家之所以崇也立子設如（一本無如字）宗社宗社先示威威明顯見辨爵集德是以母弟官子咸有臣志莫敢援於外大夫中婦私謁不行此所以使五官治執事政也夫政以教百姓百姓齊以嘉善故蠱佞不生此之謂良民國有道則民昌此國家之所以大遂也卿設如大門大門顯美小大尊卑中度開明閉幽內祿出災以順天道近者閉焉遠者稽焉君發禁宰（大訓此下有受字）而行之以時通于地散布于小理天之災祥地寶豐省及民其饗其祿其任其災此國家之所以和也國有四輔輔卿也卿設如四

體毋易事毋假名毋重食凡事尚賢進能使知事爵不世能大訓此下有官字之不欲凡民戴名以能食力以時成以事立此所以使民讓也民皆孝弟而安讓此以怨省而亂不作也此國之所以長也下無用則國家富上有義則國家治長有禮則民不爭立有神則國家敬兼而愛之則民無怨心以爲無命則民不偷昔者先王立此六者而樹之德此國家之一本無之字所以茂也設其四佐而官之司徒典春以教民之不則時不若不令成長幼老疾孤寡以時通于四疆有闔而不通有煩而不治則民不樂生不利衣食凡民之藏貯以及山川之神明加于民者發圖圖一作國功謀齋戒

必敬會時必節日歷巫祝執伎以守官俟命而作祈王年禱民命及畜穀蜚征庶虞草方春三月緩施生育動作百物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朝孤子八人以成春事司馬司夏以教士車甲凡士執伎論功修四衛强股肱質射御才武聰慧治衆長卒所大謂作可以為儀綴於國出可以為率誘於軍旅四方諸侯之遊士國中賢餘秀興閱焉方夏三月養長秀蕃庶物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爵士之有慶者七人以成夏事司寇司秋以聽獄訟治民之煩亂執權變民中凡民之不刑崩本以要閒作起不敬以欺惑憧愚作於財賄六畜五穀曰盜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子女專

曰娛飭五兵及木石曰賊以中情出小曰間大曰講利辭以亂屬曰讒以財投長曰貸凡犯天子之禁陳刑制辟以追國民之不率上教者（國大訓作圖）夫是故一家三夫道行三人飲食哀樂平無獄方秋三月收斂以時於時有事嘗新于皇祖皇考食農夫九人以成秋事司空司冬以制度制地事準揆山林規表衍沃畜水行衰（御覽作表）濯（御覽作灌）浸以節四時之事治地遠近以任民力以節民食太古食壯之食攻老之事公曰功事不少而餱糧不多乎子曰太古之民秀長以壽者食也在今之民羸醜以胔者事也太古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各安其居樂其宮室（宮室二字大訓作官）服事信上

上下交信地移民在今之世上治不平民治不和百姓不安其居不樂其宮（大訓作官）老疾用財壯狡用力於兹民游薄事貪食於兹民憂古者殷書爲成男成女名屬升于公門此以氣食得節作事得時勸有功夏服君事不及暍冬服君事不及凍是故年穀不成天之飢饉道無殣者在今之世男女屬散名不升于公門此以氣食不節作事不成（大訓作時）天之飢饉於時委民不得以疾死是故立民之居必于中國之休地因寒暑之和六畜育焉五穀宜焉辨輕重制剛柔和五味以節食時事東辟之民曰夷精以僥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南辟之民曰蠻信以朴至于大遠有不

火食者矣西辟之民曰戎勁以剛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北辟之民曰狄肥以戾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及中國之民曰五方之民有大訓有咸字安民大訓作居和味咸有實用利器知通之信令之及量地度居邑有城郭立朝市地以度邑以度民以觀安危距封後利先慮久固依固可守為與可以能節四時之事霜露時降方冬三月草木落庶虞藏五穀必斋于倉於時有事蒸于皇祖皇考息國老六人以成冬事民咸知孤寡之必不失也咸知有大功之必進等也咸知用勞力之必以時息也推而內之水火入也弗之顧矣而況有強適在前有君長正之者乎公曰善哉

大戴禮四代 公曰四代之政刑論其明者可以爲法乎子曰何哉四代之政刑皆可法也公曰以我行之其可乎子曰否不可臣願君之立知而以觀聞也四代之政刑君若用之則緩急將有所不節不節君將約之約之卒將棄法棄法是無以爲國家也公曰巧匠輔繩而斲胡爲其棄法也子曰心未之度習未之狎此以數踰而棄法也夫規矩準繩鈞衡此昔者先王之所以爲天下也小以及大近以知遠今日行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其此邪水火金木土穀此謂六府廢一不可進二不可民並用之今日行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其此邪昔夏商之未興也伯夷謂此二

帝之眇公曰長國治民恆幹論政之大體以教民辨歷大道以時地性興民之陽德以教民事上服周室之典以順事天子修政勤禮以交諸侯大節無廢小眇其後乎子曰否不可後也詩云東有開明於時雞三號以興庶虞庶虞動蜚征作嗇民執功百草咸淳地傾水流之是以天子盛服朝日于東堂以教敬示威于天下也是以祭祀昭有神明燕食昭有慈愛宗廟之事昭有義率禮朝廷昭有五官無廢甲胄之戒昭果毅以聽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昭哀哀愛無失節是以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此昔先王之所先施於民也君而後此則為國

家失本矣公曰善哉子察教我也子曰鄉也君之言善執國之節也君先眇而後善中備以君子言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奐然而興民壹始公曰是非吾言也吾一聞於師也子呼焉其色曰噫君行道矣公曰道邪子曰道也公曰吾未能知人未能取人子曰君何爲不觀器視才公曰視可明乎子曰可以表儀公曰願學之子曰平原大藪瞻其草之高豐茂者必有怪鳥獸居之且草可財也如艾而夷之其地必宜五穀高山多林必有怪虎豹蕃孕焉深淵大川必有蛟龍焉民亦如之君察之可以見器見才矣公曰吾猶未也子曰羣然戚然（大訓作賊）然頤然睪然踖然柱然抽然首

然僉然湛然淵淵然淑淑然齊齊然節節然穆穆然
皇皇然見才色脩聲不視聞怪物恪命不改志舌不
更氣君見之舉也得之取也有事事也事必與食食
必與位無相越踰昔虞舜天德嗣堯取相十有六人
如此公曰嘻美哉子道廣矣曰由德徑徑吾恐惛而
不能用也何以哉公曰請問圖德何脩子曰聖知之
華也知仁之實也仁信之器也信義之重也義利之
本也委利生孽公曰嘻言之至也道天地以民輔之
聖人何脩子曰有天德有地德有人德此謂三德三
德率行乃有陰陽陽曰德陰曰刑公曰善哉再聞此
矣陽德何出子曰陽德出禮禮出刑刑出慮慮則節

事於近而揚聲於遠公曰善哉載事何以子曰德以監位位以充局局以觀功功以養民民於此乎上公曰祿不可後乎子曰食爲味味爲氣氣爲志發志爲言發言定名名以出信信載義而行之祿不可後也公曰所謂民與天地相參者何謂也子曰天道以視地道以履人道以稽廢一曰失統恐不長饗國公愀然其色子曰君藏玉惟愼用之雖愼敬而勿愛民亦如之執事無貳五官有差喜無並愛卑無加尊淺無測深小無招大此謂楣機楣機賓薦不蒙昔舜徵薦此道於堯堯親用之不亂上下公曰請問民徵子曰無以爲也難行公曰願學之幾必能子曰貪於味不

讓妨於政願富不久妨於政驕寵假貴妨於政治民惡衆妨於政爲父不慈妨於政爲子不孝妨於政大縱耳目妨於政好色失志妨於政好見小利妨於政變從無節撓弱不立妨於政剛毅犯神妨於政鬼神過節妨於政幼勿與衆克勿與比依勿與謀放勿與游徼勿與事臣聞之弗慶（大訓作薦）非事君也君聞之弗用以亂厥德臣將慶（大訓作薦）其簡者蓋人有可知者焉貌色聲衆有美焉必有美質在其中者矣貌色聲衆有惡焉必有惡質在其中者矣此者伯夷之所後出也子曰伯夷建國建政脩（一作循）國脩政公曰善哉

大戴禮小辯 公曰寡人欲學小辯以觀於政其可乎

子曰否不可社稷之主愛日日不可得學不可以辯是故昔者先王學齊大道以觀於政天子學樂辯風制禮以行政諸侯學禮辯官政以行事以尊事天子大夫學德別義矜行以事君士學順辯言以遂志庶人聽長辯禁農以行力如此猶恐不濟奈何其小辯乎公曰不辯則何以爲政子曰辯而不小夫小辯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道小不道道道必簡是故循弦以觀於樂足以辯風矣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辯言矣傳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謂簡矣夫道不簡則不行不行則不樂夫亦固十棋之變由不可既也而況天下之言乎曰微子之言吾壹樂辯言子曰辯言之樂

不若治政之樂辯言之樂不下席治政之樂皇於四海夫政善則民說民說則歸之如流水親之如父母諸侯初入而後臣之安用辯言公曰然則吾何學而可子曰（此下大訓有行字）禮樂而力忠信其君其習可乎公曰多與我言忠信而不可以入患乎曰夙乃既明忠信之備而口倦其君則不可而有明忠信之備而又能行之則可立待也君朝而行忠信百官承事忠滿於中而發於外刑於民而放於四海天下其孰能患之公曰請學忠信之備子曰唯社稷之主實知忠信若上也綴學之徒安知忠信公曰非吾子問之而焉也子三辭將對公曰彊避子曰彊侍上聞大道不隱

王言之君發之於朝行之於國一國之人莫不知何一之彌辟丘聞之忠有九知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知外必知德知德必知政知政必知官知官必知事知事必知患知患必知備若動而無備患而弗知死亡而弗知安與知忠信內思畢必戴校作心曰知中中以應實曰知恕內恕外度曰知外外內參意曰知德德以柔政曰知政正義辯方曰知官官治物則曰知事事戒不虞曰知備毋患曰樂樂義曰終

淮南子泰族訓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道小見不達達必簡一本達字不重一本作大禮必簡河以逶

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爲故能和道以優柔故能化

魯語下 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來女不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

春秋繁露王道 臧孫辰請糴于齊孔子曰君子爲國必有三年之積一年不熟乃請糴失君之職也

春秋繁露身之養重於義 仲尼曰國有道雖加刑也無刑國無道雖殺之不可勝也

白虎通三教引樂稽耀嘉 顏回尚（當作問）三教變虞夏何如曰教者所以追補敗政靡弊溷濁謂之治也舜之承堯無爲易也

漢書刑法志 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案今之聽獄四句即漢尚書大傳文）

晏子春秋問上 景公問于晏子曰爲政何患晏子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

言也信矣善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進則善無由入矣

說苑政理 齊侯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進善言則善無由入矣

荀子正論 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

荀子宥坐 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悅曰是老也欺予語予曰爲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

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嫚令謹誅賊也令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上先服之若不可尚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綦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庳卑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民

迷惑而陷焉（陷或作墜）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
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登車
焉何則陵遲故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
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
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
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潸然出涕豈不哀哉詩曰瞻
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稽首
不其有來乎

韓詩外傳三 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
子曰未可殺也夫民父子訟之爲不義久矣是則
上失其道上有道是人亡矣訟者聞之請無訟康

子曰治民以孝殺一不義以僇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否不教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讞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邪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遊焉陵遲故也今其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無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本或作刑）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

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睠言顧之潸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教而待之刑辟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亦不哀乎故曰未可殺也昔者先王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猶無轡銜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欲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今猶此也上憂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爲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爲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遄死康子避席再拜曰僕雖不敏請承此語矣孔子退朝門人子路難曰父子訟道

邪孔子曰非也子路曰然則夫子胡爲君子而免之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爲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說苑政理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爲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薛據集語引作不孝者不教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后俟之以刑則民知

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

長短經政體 孔子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也故三軍大敗不可斬獄犴不釗不可刑何也上教之不行罪不在人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誠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卽可也陳道德以先服之猶不可則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則廢不能以憚之而猶有邪人不從化者然後

待之以刑矣

御覽六百三十三引慎子 孔子云有虞氏不賞不罰夏后氏賞而不罰殷人罰而不賞周人罰且賞罰禁也賞使也

羣書治要尸子發蒙 孔子曰臨事而懼希不濟

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輒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徒行賞（藝文類聚八十引作請徒行罰）哀公曰善於是仲尼

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孔子相衛弟子子皐爲獄吏刖人足所刖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皐從出門跀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皐問跀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是子報仇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跀危曰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獄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憱然不說形于顏色臣見又知

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說而德公也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孔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能爲吏者樹怨槩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說苑至公 子羔爲衛政刖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刖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刖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

可柰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孔子聞之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

韓非子外儲說右上 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當此之時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飡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

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飡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飡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飡之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竟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飡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水經泗水注引韓子曰魯以仲夏起長溝子路爲蒲宰以私粟饋衆孔子使子貢毀其器焉

說苑臣術子路爲蒲令備水災與民春脩溝瀆爲人煩苦故予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脩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爲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汝以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韓非子難三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說

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說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埽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爲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故曰政在節財

尚書大傳略說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子曰政在于論臣齊景公問政子曰政在于節用三君問政夫子應之

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夫子曰荊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于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齊景公奢于臺榭淫于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節用

【說苑政理】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諭臣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夫荊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惑其君

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此三者政也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者也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

呂氏春秋先識覽察微 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

人矣

呂氏春秋先識覽察微子路撜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撜溺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

淮南子道應訓魯國之法魯人爲人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於諸侯矣

淮南子齊俗訓 子路撜溺而受牛謝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

說苑政理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

呂氏春秋審應覽具備 宓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聽

說人而令已不得行其術也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與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掣搖其肘吏書之不善則宓子賤爲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不可爲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掣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亶父者子

決爲之矣五歲而言其要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三年巫馬旗短褐衣敝裘而往觀化於亶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旗問之曰漁爲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舍者小魚也巫馬旗歸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小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彼宓子必行此術於亶父也

新序雜事篇 魯君使宓子賤爲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與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

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

淮南子道應訓 季子治亶父三年而巫馬期絻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夜漁釋之巫馬期問焉一本無焉字曰凡子所為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闇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季

子必行此術也（薛據集語引此而節其文云見韓非子今韓非子無此文）

水經泗水注 宓子賤之治也孔子使巫馬期觀政入其境見夜漁者問曰子得魚輒放何也曰小者吾大夫欲長育之故也子聞之曰誠彼刑此子賤得之善矣惜哉不齊所治者小也

鹽鐵論憂邊 孔子曰不通於論者難於言治道不同者不相與謀

新序雜事五 孔子北之山戎氏有婦人哭於路者其哭甚哀孔子立輿而問曰曷爲哭哀至於此也婦人對曰往年虎食我夫今虎食我子是以哀也孔子曰嘻若是則曷爲不去也曰其政平其吏不苛吾以是

不能去也孔子顧子貢曰弟子記之失政之不平而吏苛乃甚於虎狼矣詩曰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夫政不平也乃斬伐四國而況二人乎其不去宜哉

論衡遭虎 孔子行魯林中婦人哭甚哀使子貢問之何以哭之哀也曰去年虎食吾夫今年食吾子是以哭哀也子貢曰若此何不去也對曰吾善其政之不苛吏之不暴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曰弟子識諸苛政暴吏甚於虎也

說苑建本 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

說苑政理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

老公而問之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爲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牸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爲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脩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爲愚者也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也

說苑政理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說苑政理 宓子賤為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

說苑政理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學焉

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鬻鬻不
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
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說
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吾
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
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
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
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
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說苑政理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
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

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按史記仲尼弟子傳作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衆恭正以靜可以報上

說苑政理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爲已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

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己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說苑政理 孔子見季康子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予曰吾聞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司寇也少數矣孔子曰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以不先自爲刑罰乎自是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弟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存耳政事無如膺之矣

續博物志十 孔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於

耳政事惡譁而善譁古微書引詩含神霧孔子欲云澤山十里蟪蛄之聲尚猶在耳政尚靜而惡譁也

說苑尊賢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說苑尊賢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

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而讐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讐之怨讐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說苑指武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禮上下有親民之衆皆君之畜也君將誰攻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衆皆君之讐也君將誰與守 按蔡集語引此以爲見韓非子今韓非子無此文

說苑雜言 孔子曰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爲亂源

中論愼所從 孔子曰知不可由斯知所由矣

金樓子立言下　子曰滌盃而食洗爵而飲可以養家客未可以饗三軍兒虎在後隋珠在前弗及掇珠先避後患聞雷掩耳見電瞑目耳聞所惡不如無聞目見所惡不如無見火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毀故有象之屬莫貴於火有形之類莫尊於水身曲影直者未之聞也用百人之所能則百人之力舉譬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莫能弗從也

亢倉子農道　孔子之言冬飽則身溫夏飽則身涼

孔子集語卷十終

孔子集語卷十一

山東督糧道臣孫星衍撰

博物十

家語下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

說苑辨物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問孔子言得狗孔子曰以吾所聞非狗乃羊也木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

搜神記十二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邪對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蝄蜽水之怪龍罔象土中之怪曰羵羊

初學記七引韓詩外傳魯哀公使人穿井三月不得泉得一玉羊哀公甚懼孔子聞之曰水之精爲玉土之精爲羊此羊肝乃土爾哀公使人殺羊其肝即土也今外傳無

文選齊故安陸昭王碑注引韓詩外傳孔子曰水之精爲玉老蒲爲葦願無怪之今外傳無

御覽九百三引韓詩外傳魯哀公使人穿井三月

不得泉得一玉羊焉公以爲祥使祝鼓舞之欲上於天羊不能上孔子見公曰水之精爲玉土之精爲羊願無怪之此羊肝土也公使殺之視肝卽土矣今外傳無

魯語下 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爲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之守者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

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今爲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

說苑辨物吳伐越隳會稽得骨專車使使問孔子曰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羣臣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使者曰誰爲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山川之祀爲諸侯皆屬於王者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其神爲釐姓在虞夏爲防風氏商爲汪芒氏

於周爲長狄氏今謂大人使者曰人長幾何孔子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使者曰善哉聖人也

【辨物】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

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

說苑辨物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而咫陳侯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思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長尺而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勞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別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矢試求之故府果得焉

初學記十六引晏子春秋 齊景公爲大鐘將懸之仲尼伯常騫晏子三人俱來朝皆曰鐘將毀撞之果毀公召三子問之晏子曰鐘大非禮（御覽五百七十五引作鐘大不叶盧）是以曰將毀（御覽作故曰將毀下皆作故曰）仲尼曰鐘大懸下其氣不得上薄（御覽無不得）是以曰將毀伯常騫曰今日庚申雷日也陰莫勝於雷是以曰將毀（按今本晏子無）

說苑辨物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於舟中昭王大怪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令剖而食之惟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齊有飛鳥一足來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又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溝渠天將大

雨於是如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孔子歸弟子請問孔子曰異哉辭據集語引作異時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應也兒又有兩兩相牽屈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獲之亦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有應隨者也故聖人非獨守道而已也睹物記也即得其應矣

論衡明雩 孔子出使子路齎雨具有頃天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于畢後日月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齎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

雨

論衡卜筮 魯將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爲凶何則鼎而折足行用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爲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

論衡實知 孔子未嘗見狌狌至輒能名之然而孔子名狌狌聞昭人之歌

繹史孔子類記四引衡波傳 有鳥九尾孔子與子夏見之人以問孔子曰鶬也子夏曰何以知之孔子曰河上之歌云鶬兮鶬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

廣韻十三末鵽字注引韓詩 孔子渡江見之異衆

莫能名孔子嘗聞河上人歌曰鵠兮鵠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鶬鵠也

北戶錄上引白澤圖 鬼車昔孔子子夏所見故歌之其圖九首

虞世南撰夫子廟堂碑 辨飛龜於石函 事詳雜事篇 抱朴子辨問

孔子集語卷十一終

孔子集語卷十二

山東督糧道臣孫星衍撰

事譜十一上

詩商頌疏引世本 宋湣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嘉爲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爲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爲華氏所逼奔魯爲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左傳桓元年疏引作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其子奔魯爲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省文

潛夫論志氏姓 閔公子弗父何生宋父宋父生世

子世子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孔父嘉生子木金父木金父降爲士故曰滅於宋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防叔爲華氏所偪出奔魯爲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爲鄒大夫故曰鄹叔紇生孔子

續博物志三 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按公羊穀梁皆謂生於襄二十一年此本史記孔子世家）

韓詩外傳二 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郯之間（初學記十七引作孔子過齊遇程本子於郯郯之間御覽入百十入引作孔子之齊遇程本子於譚郯之閒）傾蓋而語終日有問（初學記引作甚說）顧子路曰由來取（二字本脫從初學記補）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謂曰取

謂字取字本說從趙本補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率爾而對曰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青揚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本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說苑尊賢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御覽四百二引作士不中覸而見注云中間謂紹介也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

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孔叢子　子華子反自郯遭孔子於塗傾蓋相顧相語終日甚相懽也孔子命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而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孔子曰固哉由也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高士傳　孔子年十七遂適周見老聃水經渭水注引洞陂莊子天運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南之沛見老聃史記孔子世家載適周事在年三十之前索隱引莊子下復所云十七請說不同宜從史記

莊子外篇天道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眞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

說苑敬愼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

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緜緜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說苑雜言 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宮項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丘之道幾於廢也

荀子宥坐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

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

韓詩外傳三

孔子觀於周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也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聞宥坐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而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德行寬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尊盛者守之以

卑人衆兵强者守之以畏聰明睿知者守之以愚博聞强記者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抑而損之

淮南子道應訓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卮孔子曰善哉予一本作乎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一本作揖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而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一本作儉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一本作陋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

危也

說苑敬慎 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欹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對曰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

故盍

呂氏春秋離俗覽舉難 季孫氏劫公家孔子欲諭術則見外於是受養而便說魯國以訾孔子（御覽九百三十引重字）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邪

論衡龍虛 孔子曰龍食於清游於清龜食於清游於濁魚食於濁游於濁丘上不及龍下不爲魚中止其龜與

說苑脩文 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

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晏子春秋外篇下 仲尼游齊見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仲尼對曰臣聞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仲尼出景公以其言告晏子晏子對曰不然嬰爲三心三君爲一心故三君皆欲其國之安是以嬰得順也嬰聞之是而非之非而是之猶非也孔丘必據處此一心矣

晏子春秋外篇下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見君不見其從政者可乎仲尼曰吾聞晏子事三君而順焉吾疑其爲人晏子聞之曰嬰則齊之世民也不維其行不識其過不能自立也嬰聞之有幸

見愛無幸見惡誹譽一本作謗為類聲響相應見行而從之者也嬰聞之以一心事三君者所以順焉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順焉今未見嬰之行而非其順也嬰聞之君子獨立不慙于影獨寢不慙于魂孔子拔樹削跡不自以為辱窮陳蔡不自以為約非人不得其故是猶澤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網罟也出之其口不知其困也始吾望傳一本作儒下同而貴之今吾望傳而疑之仲尼聞之曰語有之言發于爾不可止于遠也行存于身不可掩于衆也吾竊議晏子而不中夫人之過吾罪幾矣丘聞君子過人以為友不及人以為師今丘失言于夫子譏之是吾師也因宰我而謝焉然

仲尼見之

說苑權謀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日周使來言周廟燔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元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

仲尼之齊見景公景公說之欲封

之以爾稽以告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彼浩裾自順不
可以教下好樂綏一作緩于民不可使親治立命而建
事不可使守職厚葬破民貧國久喪道哀費日不可
使子民行之難者在內而傳者無其外故異于服勉
于行一作容不可以道衆而馴百姓自大賢之滅周室
之卑也威儀加多而民行滋薄聲樂繁充而世德滋
衰今孔丘盛聲樂以侈世飾絃歌鼓舞以聚徒繁登
降之禮趨翔之節以觀衆博學不可以儀世勞思不
可以補民兼壽不能殫其教當年不能究其禮積財
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爲聲樂以淫愚
其民其道也不可以示世其教也不可以導民今欲

封之以移齊國之俗非所以道衆存民也公曰善於是厚其禮而留其封敬見不問其道仲尼乃行

墨子非儒下

孔丘之齊見景公景公說欲封之以尼谿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者也不可以教下好樂而淫人不可使親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職宗喪循哀不可使慈民史記孔叢作崇機服勉容不可使導衆孔丘盛容修飾以蠱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勸衆儒學不可使議世勞思不可以補民絫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爲聲樂以淫遇民其道不可

以期世其學不可以導衆今君封之以利齊俗非所以導國先衆公曰善於是厚其禮留其封敬見而不問其道孔丘乃恚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爲歸於魯孔叢子詰墨夫樹人爲信己也記曰孔子適齊惡陳常而終不見常病之亦惡孔子交相惡而又任其然矣記又曰陳常弒其君孔子齋戒沐浴而朝請討之觀其終不樹子皮審矣

呂氏春秋離俗覽高義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駕而行

淮南子氾論訓下 孔子辭廩丘終不盜刀鉤

說苑立節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

韓詩外傳八 傳曰予小子使爾繼邵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孫魯孔丘命爾爲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堪公曰不妄

御覽二百八引符子 魯侯欲以孔丘爲司徒將召三桓議之乃謂左丘明曰寡人欲以孔子爲司徒而授以魯政焉寡人將欲詢諸三子左丘明曰孔

丘其聖人與夫聖人任政過者離位焉君雖欲謀其將弗合乎魯侯曰吾子奚以知之丘明日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制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者周人之謀失之矣今君欲以孔丘為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哉於是魯侯遂不與三桓謀而召孔丘為司徒

呂氏春秋孝行覽遇合　孔子周流海內再干世主如齊至衞所見八十餘君委質於弟子者三千人達徒

七十人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爲師不於無人以此
游僅至於魯司寇

荀子儒效 仲尼將爲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
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
賈必蚤正以待之者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
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

新序雜事一 魯有沈猶氏者旦飲羊飽之以欺市
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奢侈驕佚魯市之鬻
牛馬善豫賈孔子將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
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馬
牛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既爲司寇季孟墮郈費

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

呂氏春秋先識覽樂成 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鷖誦之曰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而麛裘投之無郵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

淮南子泰族訓 孔子爲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賈不豫賈田漁皆讓長而斑白不負戴非法之所能致也

公羊定十年解詁 頰谷之會齊侯作侏儒之樂欲以執定公孔子曰匹夫而熒惑於諸侯者誅於是誅侏儒首足異處齊侯大懼曲節從教 疏云晏子春秋文按今本晏子無

穀梁定十年傳 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

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爲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爲此也

陸賈新語辨惑 魯定公之時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行相事兩君升壇兩相處下而相揖君臣之禮濟濟備焉齊人鼓譟而起欲執魯公孔子歷階而

上不盡一等而立謂齊侯曰兩君合好以禮相率以樂相化臣聞嘉樂不野合犧象之薦不下堂夷狄之民何求爲命司馬請止之定公曰諾齊侯逡巡而避席曰寡人之過退而自責大夫罷會齊人使優旃儛於魯公之幕下傲戲欲候魯君之隙以執定公孔子嘆曰君辱臣當死使司馬行法斬焉首足異門而出於是齊人瞿然而恐君臣易操不安其故行乃歸魯四邑之侵地終無乘魯之心

公羊定十二年解詁 郈叔孫氏所食邑費季氏所食邑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

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疏云春秋說

春秋繁露五行相勝

火者司馬也司馬爲讒反言易辭以譖愬人內離骨肉之親外疏忠臣賢聖旋亡讒邪日以昌魯上大夫季孫是也專權擅勢薄國威德反以怠惡譖愬其羣臣劫惑其君孔子爲魯司寇據義行法季孫自消墮費郈城兵甲有差夫火者大朝有讒邪熒惑其君執法誅之執法者水也故曰水勝火

春秋繁露五行相生

北方者水執法司寇也司寇何禮君臣有位長幼有序朝廷有爵鄉黨以齒升降揖讓般伏拜謁折旋中矩立而磬折拱則抱鼓執衡而藏至清廉平賂遺不受請謁不聽據法聽訟無有所

附孔子是也爲魯司寇斷獄屯屯與衆共之不敢自專是死者不恨生者不怨

鹽鐵論備胡 孔子仕於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綏遠當此之時魯無敵國之謀鄰境之患强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柏（柏伯古字通）隳其都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說苑至公 孔子爲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以爲云云又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幾當從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知豈必待某子之

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敬讓也文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

荀子宥坐

孔子爲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彊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

子産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尹文子聖人 孔丘攝魯相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先誅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竊盜姦私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辨四曰彊記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熒衆彊記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雄桀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

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六子者異世而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畏也

淮南子氾論訓下　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

說苑指武　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矣夫子始爲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僞而辯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

其眞也苟行以僞則其知足以移衆强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蠋沐太公誅潘阯管仲誅史附里子産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爲其晝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之謂矣

論衡講瑞 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當一年二年之時未知孔子聖也三年之後然乃知之以子貢知孔子三年乃定世儒無子貢之才其見聖人不從

之學任倉卒之覩無三年之接自謂知聖誤矣少正卯在魯與孔子竝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顏淵獨知孔子聖也夫門人去孔子歸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聖又不能知少正卯門人皆惑子貢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子爲政何以先之孔子曰賜退非爾所及

劉子心隱　少正卯在魯與孔子同時孔子門人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獨知聖人之德也夫門人去仲尼而歸少正卯非不知仲尼之聖亦不知少正卯之佞子貢曰少正卯魯之聞（程本作文）人也夫子爲政何以先之子曰賜也還（程本還字無）非爾所及也夫

少正卯心逆而險行辟而堅言僞而辯詞鄙而博順非而澤有此五僞（僻誅行爲）而亂聖人以子貢之明而不能見知人之難也

韓非子內儲說下　仲尼爲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黎且謂景公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迎之以重祿高位遺哀公（後漢馮衍傳注引作魯公）以女樂以驕榮其意哀公新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而不聽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樂六遺哀公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

晏子春秋外篇下　仲尼相魯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若何晏子

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君不如陰重孔子設以相齊孔子強諫而不聽必驕魯而有齊君勿納也夫絕于魯無主于齊孔子困矣居朞年孔子去魯之齊景公不納故困于陳蔡之間

陸賈新語辨惑 孔子遭君暗臣亂衆邪在位政道隔於三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陵之歌傷無權力於世

琴操 龜山操者孔子所作也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魯君閉門不聽朝當此之時季氏專政上僭天子下畔大夫賢聖斥逐讒邪滿朝孔子欲諫不得退而

望魯魯有龜山蔽之辟季氏於龜山托勢位於斧柯季氏專政猶龜山蔽魯也傷政道之陵遲閔百姓不得其所欲誅季氏而力不能於是援琴而歌云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

孔子集語卷十二終